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

郑炳林 主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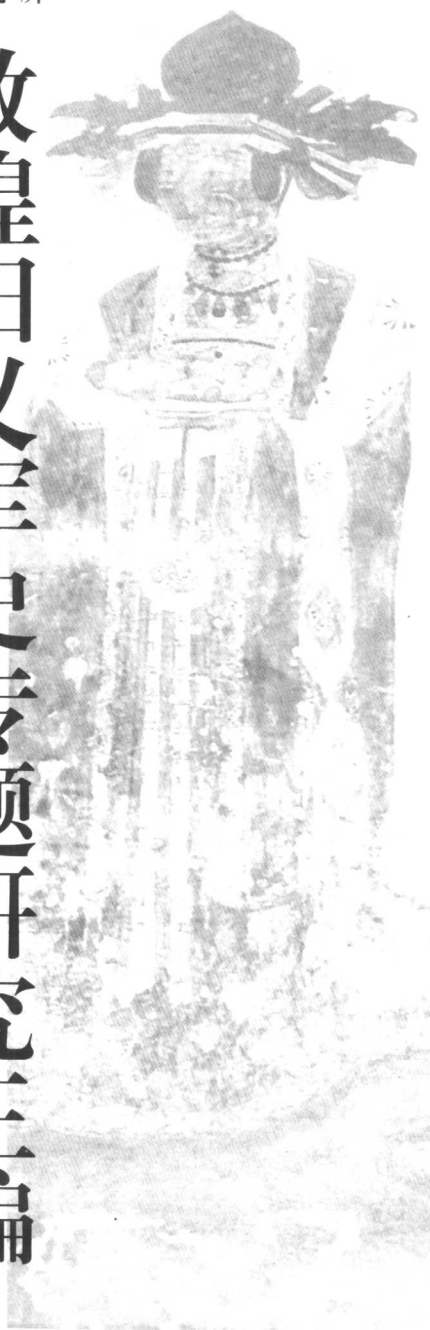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

郑炳林 主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郑炳林主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5. 5

ISBN 7 - 80714 - 129 - 8

I. 敦... II. 郑... III. 地方政府 - 研究 - 敦煌县 - 唐代 IV. K2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230 号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

郑炳林 主编

责任编辑/蒋 潇

封面设计/安 毅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 - 845424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厂 址/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 1648 号

开 本/850 × 1230 毫米 32 开

字 数/558 千

印 张/22.25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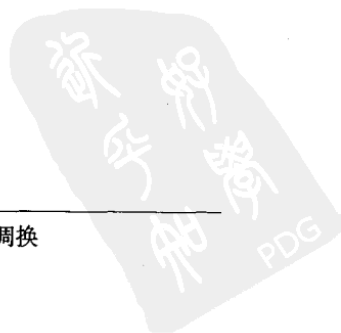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1 - 1000

书 号/ISBN7 - 80714 - 129 - 8

定 价/50.0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敦煌归义军史研究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特别是从事敦煌文献研究更是这样。我从事这一研究领域是在1990年前后,当时刚刚完成了《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工作,开始从事《敦煌碑铭赞辑释》的研究工作,由于注释敦煌碑铭赞文献的需要,对敦煌文献特别是历史文献作了拉网式的搜寻,将其中关于归义军史文献钩稽出来附注在每条注释之中。1992年完成了碑铭赞的研究工作,对敦煌归义军历史的来龙去脉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从此以后,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敦煌归义军史的研究中。1996年得到国家基金项目的资助后,将归义军史研究分为政治关系、区域经济与历史地理、职官制度、民族关系、宗教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1997年将阶段性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了《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2003年完成了《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课题组成员冯培红、高启安分别完成了《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等专题研究,同时其他专题研究也在深入有序地进行,展现在研究者面前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就是我们近期的研究成果。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收录研究论文29篇,其中党燕妮同志完成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关于五台山、十王、毗沙天王、宾头卢、海龙王五种民间信仰,张亚萍同志撰写、郑炳林修订完成敦煌地区畜牧业研究,王腾同志完成了隋唐五代西域罗氏流寓中国与敦煌罗氏家族研究,魏迎春同志参与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

清规戒律、科罚制度研究等两篇论文的撰写,陈双印同志参与完成了关于《诸山圣迹志》作者探讨论文的撰写,其余诸篇都是由郑炳林完成或者以郑炳林为主完成的。特别是张亚萍、王腾同志硕士毕业之后已经离开学界走上其他工作岗位,这两篇论文是他们的硕士论文,也是敦煌归义军史的子课题,属于第一次发表。

这些论文主要分为3个部分,敦煌地区佛教史和宗教信仰研究方面,收录论文15篇,主要研究了晚唐五代敦煌诸寺藏经与管理、三界寺藏经状况。敦煌文献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佛经,敦煌写本佛经是研究敦煌佛教最珍贵的文献资料。在敦煌写本佛经中大部分都有写经题记,在题记中表明了这篇佛经的抄写者及保存的寺院等信息,这些写经题记是研究敦煌佛经来源的最好资料,也是我们研究晚唐五代敦煌诸寺收藏佛经的第一手资料。晚唐五代敦煌诸寺院藏经的规模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发展的直接反映,只有诸寺院收藏有大量的佛教经典,才可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法事活动,才能保证讲经布道等佛教仪式顺利进行。所以研究晚唐五代敦煌诸寺院收藏佛经的情况,对于研究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史意义重大。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晚唐五代敦煌的寺院主要有灵图寺、开元寺、净土寺、莲台寺、普光寺、大乘寺、金光明寺等十七寺,同时还有各种兰若、家寺等百余所,其中兰若等家寺收藏佛经很有限,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发展的整体影响并不大,我们经对敦煌十七寺的佛经收藏情况进行研究考证,基本弄清楚了敦煌诸寺院佛经收藏的规模。关于寺院藏经的管理,在归义军政权建立以前,一般来说寺院的藏经与寺院的法器、什物都作为寺院的财产统一登记造册,一并管理;到了归义军初期,敦煌佛教教团对寺院管理机构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都司之下设置了很多分支机关,分司管理,有了专门管理经藏的僧官——知藏,敦煌名僧康恒安就担任了灵图寺的知藏。知藏的设置肯定在唐咸通六年(865)以前,知藏仅仅管理寺院所藏佛经的收藏与定期点检,职责明确。

敦煌写经是三界寺藏经,三界寺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管辖的 17 寺之一,位于今敦煌莫高窟第 16 窟前面,即敦煌莫高窟下寺。900 年前后甘州回鹘攻打敦煌,三界寺及其藏经被焚。905 年张善才主持修建了三界寺,五代时期张道真在担任三界寺观音院主、法律、僧政、僧录期间收集各寺古坏经文加以修补,重建了三界寺藏经。三界寺藏经来源有抄经、供养经、修补古坏经文,敦煌藏经中存在的经卷大量重复就是这个原因。从题记看敦煌藏经来源非常复杂,它经过了一个自毁灭到重建的过程,因此我们看到的敦煌藏经有很多其他寺院收藏的题记和印记,包括其他寺院的藏经目录也很多连同佛经一起被三界寺所收集,这样敦煌文献就不单单仅仅反映三界寺的情况,也反映整个敦煌地区佛经收藏情况和佛教发展状况。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虽然没有保留下来成文的清规一类的东西,但是在榜文中有很多与清规有关的规定记载。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当时清规的大概情况,认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制定有自己的清规,这种清规有很多称呼,所谓规矩、律式、格令等都是指佛教教团的清规。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教团的清规与禅宗洪州宗关系密切,敦煌佛教教团的很多规定都与怀海禅师的百丈清规有相似的地方,受到洪州宗的禅门规式影响比较大。但是敦煌佛教教团也有其地域特色,有很多方面在洪州宗百丈清规中严加限定的内容,在敦煌相反不加限定或者限定不严格。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实行有科罚制度,科罚的内容主要实物科罚和身体处罚,如罚酒、罚饮食、罚粮食和决杖等,这些科罚直接接受于敦煌地区社条和官府政令的某些规定。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教教团与归义军政权之间的关系经过我们的探讨,一方面归义军政权利利用佛教教团的特殊身份和敦煌民众心理的影响,开展与中原政府之间的通使,僧人不但参与其间,有些时候成为使团的主导部分,因此每次出使都有僧人参加,

同时归义军幕僚也有僧人担任,参与了归义军政权各种大型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僧人力量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到归义军政权的利益和地位,对归义军政权来说,既要用佛教教团的各种法会活动从心理上使敦煌民众团结在归义军政权之下,又不愿意放任佛教教团无限制地发展,所以在唐朝政府灭亡之后,僧官任命由归义军节度使直接任命,不但从僧官任免上控制,同时还就出家人数规模都需要政府的批准。佛教教团的权力越来越小,他的威严也越来越低,不得不依赖于政府开展佛教教团的各种活动,最终成为归义军政权的释吏。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教是一个世俗化佛教,他实行的很多方面与我们看到的佛教有很大差异,无论是戒律的执行上还是清规的制定上,与佛教要求之间有很大差异。最为明显的是五戒十戒的执行上,就打了很大折扣。饮酒是佛教教团中严格限定的,但是在敦煌佛教教团中高僧几乎都饮酒,有的甚至公开出入酒肆,开店造酒出卖盈利,只有在法会活动期间才用榜文告诫禁断。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中的高僧与俗家弟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俗家有的僧人都有,俗家享受的僧人也几乎都可以享受,他们拥有大量资产奴婢,穿丝绸戴金银,经常不住寺院,户口也是挂在俗籍上,同时对一般普通僧人来说,出家并没有免除他们很多负担,僧人也服兵役和杂役。既然这样,世俗政权也不好对他们更多的要求。所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世俗化也是他本身兼容性形成的原因之一。从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中高僧的知识结构和文化造诣看,敦煌地区的高僧一般都具有儒学修养,这与吐蕃占领敦煌地区以后出现的寺学教育有很大关系,寺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还是儒家经典,敦煌发现的类书写本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像《励忠节抄》所表现的忠孝思想以及《新集文辞九经抄》、《新集文辞教林》等专门讲授儒家忠孝思想内容,而且这些文书抄写都比较多,另外各种文学作品中无一不透漏出这一主题原则。阴阳占卜类文书与道教

文书有很多充斥于敦煌文书中,必然给佛教高僧造成修习道家文化一个机会,同时中国文化很多方面就是道家文化,不了解和掌握道家文化知识,就很难根植于敦煌民众中进行佛教传播活动,同时佛教的传播离不开道教的阴阳占卜技艺作为辅助工具。只有佛教与道教融合,佛教才能发展,佛教的高僧才能成为真正的高僧,才能得到民众的信赖。所以晚唐五敦煌佛教教团有很多名僧道教知识造诣同样很高。晚唐五敦煌地区《大般若经》信仰风气是由官府推动下形成,这种风气的兴盛阶段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和归义军初期,面临的问题有着很多共同点,随着政权的稳固,《大般若经》的抄写转读供养之风就慢慢减弱。所以应当看到当敦煌地方政权与中原关系对立或者相对独立时,是敦煌地方政权推动《大般若经》信仰最高潮,当敦煌与中原关系密切时《大般若经》信仰就相对减弱,毕竟作为镇国之宝的《大般若经》不是中央附属政权所应当过度宣扬的。但是《大般若经》由于是佛教诸经之首,所以敦煌地区的抄写转读供养《大般若经》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为世俗佛教的特征之一的佛典信仰,《大般若经》为佛经集大成之书,不是每个信仰者所能研究清楚的,所以我们发现有的信仰者仅仅限于表面的流传和供养,信仰者与抄写、转读等信仰形式的分离,他们之间的纽带只是经济因素。信仰者既不需要去研究所信仰的佛经,更不需要去抄写转读这部佛经就能达到预期效果,这就是敦煌世俗佛教佛典信仰的特点。

晚唐五敦煌地区是一个民间信仰非常流行的地区,除了流行的佛经信仰之外诸神信仰也很流行。党燕妮同志将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结合起来对敦煌地区流行的信仰进行研究,是其一大大特色。首先是十王信仰,十王经是一部疑伪经,敦煌本十王经是带插图疑伪经,杜斗成教授于1989年对这部经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出版了《敦煌本十王经校录研究》。晚唐五代宋初这一时期,在敦煌生前预修“生七斋”为己修福和为亡人设斋追福、救拔亡魂极为

盛行,已成为社会习俗的重要部分,这与写经祈福、造像供养均正是此一时期即归义军时期十王信仰在敦煌民间盛行的种种表现。晚唐五代宋初,中国普遍流行毗沙门天王信仰,敦煌更是如此。毗沙门天王既可卫护众生、佑人济难;又可护国护城、助军退敌;更可悉应诸愿、除却罪孽;诵其真言还可除病、消灾,神威广大,故毗沙门天王信仰成为此期敦煌最为流行的信仰之一。从塑像到壁画,从纸绢彩绘到雕版印刷中的大量毗沙门天王像和天王堂、天王堂寺的存在以及频繁的祈赛活动正是这一信仰之体现。

晚唐五代敦煌区域经济与历史地理研究,我们已经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可和引用,但是敦煌区域经济与历史地理是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课题,不是一朝一日就能解决的问题,里面涉及到敦煌地区的方方面面,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以前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林业、手工业、酿酒业、草场业、棉花种植、商业贸易等作过很多研究,目前我们又针对畜牧业、人口变化、商业贸易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如贸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人口数量变化等方面,应当说是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用货币、商品、商人三个原则标准来衡量敦煌贸易市场国际化程度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敦煌地区的人口自天宝(742-755)之后就没有记载,敦煌文献涉及不多,因此敦煌人口特别是归义军时期人口变化一直没有人作这方面的研究,我们通过敦煌文献探讨得出,吐蕃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人口总量基本上保持了天宝年间的规模,约3万到4万之间,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的政治关系研究,我们在本编中主要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关于归义军对凉州的管理问题,将《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进行拼合并对张氏归义军对凉州的经营管理以及归义军失去凉州的时间等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探讨。归义军收复敦煌之后,对待敦煌地区的吐蕃人处置上采取什么方法,一直是

学术界忽略的问题,经过我们研究,这一时期敦煌保存很多吐蕃人,主要由吐谷浑部落管辖,少部分散落诸乡成为归义军的编户,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对于居住敦煌地区的粟特人来说,不仅仅有很多居民,而且信仰祆教,有以粟特人为主建立的聚落存在,如康家庄、安家庄、石家庄、史家庄、罗家庄等,基本上保留了开元年间(713-741)从化乡的聚落规模。另外粟特人单独建立乡的情况没有了,但是以粟特人为主建立的部落代替了乡,并由粟特人来担任部落使之职。在研究归义军的婚姻关系史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归义军政权与敦煌地区粟特人后裔进行联姻,这种联姻对于归义军政权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张谦逸与粟特人安家的联姻,形成了归义军建立初期的政权性质,即胡汉联合,安景旻出任归义军节度副使之职,粟特人担任都知兵马使、瓜州刺史、肃州防戍都营田使、左马步都押衙等职,最后政权直接转交给粟特人曹议金,建立了曹氏归义军政权。因此研究归义军的婚姻关系是探讨归义军问题的关键。在归义军的女性问题上我们还研究了归义军时期的多妻制,对于归义军节度使来说,为了巩固政权得到敦煌大姓的支持,采用多妻制达到笼络大姓建立血缘为纽带的政权关系,一般都娶很多妻子。对一般百姓来说,允许多妻制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解决因为战争而造成的性比例失调和人口繁殖问题。其次我们还对胡姓妇女、吐谷浑吐蕃妇女的社会生活进行研究,探讨出他们社会生活中的特点和地区特色。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有很多居民的性质有待进一步探讨,如罗氏家族、翟氏家族等就是这种情况,对这些家族的起源探讨对于解决敦煌地区居民结构有很大帮助,特别是解决归义军政权的性质问题意义重大。

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我们已经进行多年了,出产了一批研究成果,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够深入,如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史和寺院经济,就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区域经济上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今后一段

时间我们还要在这个问题上作进一步研究。

过去的2004年对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来说是一个发展新阶段,本年度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联合举办了“宗教文化与人类文明”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与美国密西根大学艺术史系联合举办了“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独立举办“丝绸之路佛教艺术与历史文化学术考察活动”、与敦煌研究院联合举办了“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特别是兰州大学将敦煌学研究列入国家985计划建设平台——敦煌学创新基地,得到国家财政部、教育部和学校的800万经费支持,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走上国际创造了物质基础。我们相信在国家和学校的支持下,有学术界的扶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信息资料和学术交流中心。

郑炳林

2005年1月20日

目 录

敦煌地区佛教史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诸寺藏经与管理 郑炳林(1)

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藏经研究 郑炳林(25)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 郑炳林(48)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和清规
..... 郑炳林 魏迎春(75)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科罚制度研究
..... 郑炳林 魏迎春(102)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阐扬三教大法师与

敦煌佛教兼容性形成 郑炳林(126)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大般若经》的流传与信仰 郑炳林(148)

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撰写人与敦煌僧人的

中原巡礼 郑炳林 陈双印(177)

敦煌写本《往五台山行记》与敦煌地区巡礼

五台山活动 郑炳林(195)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五台山信仰 党燕妮(216)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十王信仰 党燕妮(232)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海龙王信仰 党燕妮(271)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毗沙门天王信仰 党燕妮(292)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宾头卢信仰 党燕妮(318)

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 郑炳林(335)

区域经济与历史地理研究

-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郑炳林(355)
- 晚唐五代敦煌商业贸易市场研究 郑炳林(365)
- 晚唐五代敦煌酿酒业研究 郑炳林(393)
- 晚唐五代敦煌畜牧业研究 张亚萍 郑炳林(414)
-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口变化研究 郑炳林(462)

政治关系与民族问题研究

敦煌写本《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拼接缀合

- 与归义军对凉州的管理 郑炳林(484)
- 张氏曹氏归义军政权的胡汉联姻 郑炳林(496)
-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婚姻关系研究 郑炳林(513)
-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多妻制研究 郑炳林(548)
-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粟特妇女生活研究 郑炳林(560)
- 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移民妇女研究 郑炳林(576)
-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与聚落 郑炳林(596)
-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 郑炳林(617)
- 隋唐五代西域罗氏流寓中国与敦煌
罗氏家族研究 王 腾(634)

晚唐五代敦煌诸寺藏经与管理

郑炳林

敦煌文献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佛经,敦煌写本佛经是研究敦煌佛教最珍贵的文献资料。敦煌写本佛经中大部分都有写经题记,在题记中表明了这篇佛经的抄写者及保存的寺院等信息,这些写经题记是研究敦煌佛经来源的最好资料,也是我们研究晚唐五代敦煌诸寺收藏佛经的第一手资料。晚唐五代敦煌诸寺院藏经的规模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发展的直接反映,只有诸寺院收藏有大量的佛教经典,才可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法事活动,才能保证讲经布道等佛教仪式顺利进行。我们研究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教写经,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佛教的世俗化问题,世俗化的主要特征是使佛教大众化,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佛教。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积极参与归义军政权的各种政治活动,开办学校进行文化教育活动,兼容并蓄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开展形式多样的讲经说法,通过这些活动,使佛教深入人心,吸引更多民众信仰佛教。进行这些内容丰富的活动,需要使用大量的佛经,研究晚唐五代敦煌诸寺院收藏佛经的情况,对于研究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史意义重大。根据李正宇先生的研究考订,晚唐五代敦煌的寺院主要有灵图寺、开元寺、净土寺、莲台寺、普光寺、大乘寺、金光明寺等十七寺,同时还有各种兰若、家寺等百余所。^[1]其中兰若等家寺收藏佛经很有限,不具备保存大藏经的条件,只是零星收藏部分佛经,以备常用。没有目的的少量收藏,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发展的

整体影响并不大,所以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这里我们仅对敦煌佛教教团直接管辖的 17 寺的佛经收藏情况进行研究考证,力图弄清楚敦煌诸寺院佛经收藏的规模,为研究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史做好先期工作。由于我们掌握的文献非常有限,在研究中难免有遗漏之处,恳请从事佛学研究的专家批评指正。

关于寺院藏经的管理,在归义军政权建立以前,一般来说寺院的藏经与寺院的法器、什物都作为寺院的财产统一登记造册,一并管理;到了归义军初期,敦煌佛教教团对寺院管理机构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都司之下设置了很多分支机关,分司管理,有了专门管理经藏的机构——经司,同时各个寺院中也设置专门管理藏经的僧职——知藏,敦煌名僧康恒安就担任过灵图寺的知藏。从康恒安出任灵图寺知藏的时间来看,知藏的设置肯定在唐咸通六年(865)以前,也就是说知藏的设置是在吴洪辩任河西都僧统时期所为。^[2]由于知藏仅仅管理寺院所藏佛经,职责明确,一般不太参与经济活动,所以敦煌文献记载相对较少,故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关于知藏的职责权限,敦煌文书记载十分有限。灵图寺知藏康恒安仅仅负责管理灵图寺所藏大藏经,由此推测在归义军时期,凡是收藏有经藏的寺院,都设有管理经藏的知藏。为了考证的方便,我们逐寺进行考证。

1. 净土寺藏经与管理

净土寺,又名东大寺,虽然没有记载东大寺的名称由来,但很可能与净土寺在敦煌城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在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很多籍账,其中有很多是净土寺的账目,特别是敦煌文献中的常住什物点检历,在记载到净土寺常住什物时就有净土寺保存佛经的情况。P. 4004、S. 4706、P. 3067、P. 4908《庚子年(940或1000年)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虽然没有表明是哪个寺院的账目,但根据内容我们推测是净土寺的常住什物点检历,记载到:“大佛名壹部,在经藏。”“香奩口并经按铜铃壹,在经藏上。又

沙子脚经桼壹,在下藏。”“苻僧正锁壹副并钥匙具全,在般若藏。又候槽头大锁壹副,并钥匙全,在杂藏。又邓县令锁壹副并钥匙全,在华严藏。锁壹副并……”^[3]从这些记载中得知净土寺收藏有大藏经,我们从记载得知有华严藏、般若藏、杂藏及经藏上、下藏等。净土寺的大藏经与常住什物是分开的,单独设置管理,虽然文书记载不全,但是从这些记载看净土寺大藏经的收藏规模是很大的,而且分类非常详细,没有专人进行管理很难达到这种程度。S. 4215《庚子年(940 或 1000)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记载:“苻僧正锁壹副并钥匙具全,在般若藏。又候槽头大锁壹副,并钥匙具全,在杂藏。又邓县令锁壹副并钥匙具全,在花严藏。锁壹副并钥匙在藏门。”^[4]藏门的记载,表明净土寺的大藏经有专门的收藏处所。那么这个收藏地点在寺院的何处,S. 1774《后晋天福七年(942)某寺法律智定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正好记载了这一点:“经藏壹,在殿。”^[5]这个殿可能就是佛经收藏地点——藏经殿。关于这一点 S. 1642《后晋天福七年(942)某寺常住什物点检历》记载:“经藏壹,在殿。”“大佛名经壹部,壹拾捌卷并函。”^[6]佛教大藏经单独收藏是当时的统一做法,S. 1776《后周显德五年(958)某寺法律尼戒性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也记载该尼寺的大藏经也保存殿里:“藏经壹,在殿。”^[7]从这些记载看,净土寺保存有大量的佛经,将这些佛经进行分类保存,有专门收藏佛经的库房,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净土寺的佛经收藏数量很大,为了诵经方便,经藏一部还放置在净土寺的大殿里。净土寺常住库的管理者是都师,但不一定是佛经的实际管理者,只是净土寺的账目必须经过这些都师的手,经藏管理当另有其人。S. 2142《当寺上藏内诸杂经录》前残后全,题记称:“右件当寺上藏诸杂部帙,缘无经录,不知部帙数多少,今见著阡子,抄录帙数,一一谨具如前。已上都计诸杂经帙,一百六帙。《大般若》六十帙。大唐乾德二年岁次甲子四月二十三日,经司僧政惠晏、法律会慈等,点检《大般若经》两

部,欠数较多,未得成就。同日法律海詮请藏《大佛顶略咒本》一卷。法律会慈请藏细字《最胜王经》两卷。计一部。”^[8]上藏的记载与前引常住什物历记载到的上藏可能都是指净土寺藏经。S. 5046《点勘某寺上下藏〈大般若经〉欠数》记载:“四月十三日上藏点《大般若经》欠数……点下藏欠《大般若经数》(后略)”,方广钊先生认为是龙兴寺点勘上、下藏《大般若经》的记载。^[9]我们认为关于净土寺点勘上下藏佛经中《大般若经》的记载。S. 1055《当寺上藏经诸杂部排经录》记载:“当寺上藏经诸杂部……排经抄录帙数如后:……第三帙,第四帙,第五帙。《文殊师利问菩萨暑经》等,一帙,杂六卷。《大般若经》六十帙。”显然是净土寺藏经的记录。^[10]

2. 龙兴寺藏经考

龙兴寺,也是晚唐五代敦煌著名僧寺之一。敦煌文书 P. 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除了记载龙兴寺保存的各种法器之外还保存有大量佛经:“经目录如后:大般若经壹部,陆佰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壹部,捌拾卷。涅槃壹部,肆拾卷。大集经壹部,伍拾捌卷。摩诃般若经壹部,肆拾卷。大法炬陀罗尼经壹部,貳拾卷。菩萨藏经壹部,貳拾卷。菩萨见实三昧经壹部,拾肆卷。大佛名经壹部,拾貳卷。贤劫经壹部,壹拾叁卷。宝积经壹部,壹佰貳拾卷。花手经壹部,壹拾叁卷。拾住断结壹部,拾卷。大灌顶经壹部,壹拾貳卷。观佛三昧经壹部,拾卷。伍千伍佰佛名经壹部,捌卷。金光明经壹部,拾卷。小灌顶经壹部,柒卷。法集经壹部,陆卷。贤护经壹部。大云经等叁部,壹拾貳卷。无所有菩萨经叁部,拾貳卷,壹帙。菩萨本行经等玖卷。大方广如来性起微密藏经等拾卷。诸佛要集经等捌卷。法界体性无分别经等伍部,拾卷。决定毗尼经等肆卷。诸佛心陀罗尼经等壹拾伍卷。差摩婆帝授记经等貳拾卷。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叁拾卷。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壹拾伍卷。大方广十轮经捌卷。悲花